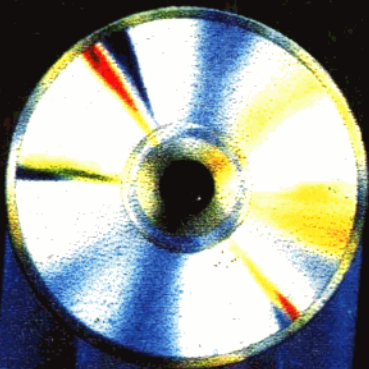




托起智慧的太阳

周雁翔 著



序 一

任宝祯

相识雁翔是在 1993 年的青岛之夏,那时我正在青岛主持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图书馆学会联合召开的协作交流年会。雁翔刚就任淄博市图书馆馆长不久,应邀参加。说来也怪,我们虽是初次相逢,却一见如故,就象老朋友,这不仅是因雁翔谈起图书馆来津津有味,独有见解,而且言谈风趣,富有哲理,连我这个老图书馆都被他吸引了。他性格直爽,为人坦荡正直,加上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和充满活力的旺盛精力,以及他对图书馆事业执着的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从他赠给我的他新出版不久的论文集《蒲松龄纪念馆》、词集《飞鸿之声》和近百万字的《全译白话〈聊斋志异〉》以及盒式录音磁带《情溢聊斋,春漫淄博》等著述和作品中,我进一步了解了雁翔作为一馆之长,创作了如许之多的作品,其中的艰辛我是深有体味的。从精神上说,难能可贵;从职业道德来说,若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也是不可能的;从时间的概念上讲,既要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又要搞学术研究,再创作这么多作品,可见已是超负荷了。我想这一点星月有知,雁翔桌上的台灯有知。为此,我为淄博市图书馆高兴,为我省的图书馆事业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好馆长而高兴。离青那天,我们为事

业，为友谊干了满满的一大杯白酒，从此我们书信往来不断，我关注着雁翔在图书馆事业上所迈出的每一步。

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白马骄嘶，不受黄金控”。果不出所料，我在济南常听到他治理、改革、开拓淄博市图书馆的信息。他改造旧馆，焕然一新；抓管理，抓业务大见成效；创建地方文献书库，成立了齐文化、聊斋学专架书库；创办了“风帆读书社”并在全市联网；创立“旧书服务中心”，引起全国图书馆界的注目。不久前在全国图书馆工作评估中又传来了他们馆在全省名列前茅的喜讯。从他主编的三十五万字的图书馆论文专集《百家论丛》中，可以听到了淄博市图书馆前进的脚步声，看到淄博市图书馆学会这几年结出的累累硕果。近几年他们馆月月有新招，年年上台阶，多次在省召开的会议上介绍经验。而我了解他们，主要还是通过雁翔主编的《图书馆天地》报和他在我所主编的《山东图书馆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他每每有新的举措、新的作品，我都由衷地为他高兴。所以，在去年由我主编的《中国辞书大全》编纂出版时，特聘雁翔为本书的编委。

雁翔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著述甚丰，是馆长，又是学者。前几天，北师大倪晓建教授还在电话中与我谈起雁翔，说他是图书馆难得的人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这话我也颇有同感。这不，雁翔又送来一大摞稿子，这是他工作实践中的汗水和心血。因身体欠佳，我一直在家休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看书写作，但面对雁翔捧来的书稿，我却忘了医生的忠告，于是我翻动着稿子，禁不住提起了笔。

雁翔的书稿给人以美的享受，他的论文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善用比喻而富有哲理，想象力丰富而又结合实际，节奏感

强，急如大江之水一泻千里，缓如小溪涓涓细流。从图书馆的发展史到图书馆的现状；有传统图书馆年轮的剖析，也有现代化展翅的蓝图；从业务的开拓，到管理的改革；从市场经济对图书馆文献信息的挑战，到图书馆人更新观念的对策，都提出了新的独到的见解。他把图书馆比做人类智慧的太阳，把图书馆人看作知识太阳工程的建设者，并提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树立图书馆的新形象，展现图书馆人的新风采，让全社会把认识、理解、关心、支持、利用图书馆做为己任”，从而得到了图书馆人的响应和社会的承认，这说明了雁翔见解的价值。我相信凡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都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和启迪。

雁翔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是有志者，我相信他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将自己的才华在图书馆这块热土上尽情的展现。

愿雁翔展翅飞翔于智慧的天地，我企盼着他不断的喜讯。是为序。

1996年8月于泉城北园

序 二

王稼句

初知周雁翔，缘的是一本《雁翔诗选》。那是两三年前一个萧瑟的晚秋，出版社让我校读这本诗集的清样。黄昏时分，窗外正飘着蒙蒙细雨，我一行行读着，读着读着，不由渐渐进入诗人的意境，那种对爱的倾吐，竟如此纯洁、热烈、真诚、痴迷，让人感动。我那平静的心底，也似乎被一阵清新的风轻轻吹动，正微微荡漾起涟漪。我想，这位不再年轻的诗人，既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又体现出历经沧桑的成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懂得爱。真正懂得爱的人，让我觉得容易接近。再看那每一首诗下，都署着某年某月某日于“恋书斋”一行小字，可见他是位爱书的人。如今的文化人未必都爱书，然而爱书的文化人，更让我感到亲近，有种知己之感。

今年夏天，我从青岛去淄博，终于见到了这位恋书斋主人——一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他开车陪我去淄川，去他过去工作的地方——蒲松龄纪念馆，再去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淄博市图书馆，喝过清茶，品过小酒，虽说一见如故，但彼此谈得不多，融洽人间情怀的，未必一定是滔滔不绝的话题，往往三言两语，便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乃至于一生难忘。我想，雁翔大概就属于那种一生的难忘的朋友。

雁翔不但是诗人，也作曲填词，也会散文与电视脚本，还主编过一本《全译白话聊斋志异》，这是他在聊斋时所做许多事中的一件，尽管我对如今出版界“古文今译”的风气，很不以为然，但“姑妄言之姑听之”的聊斋故事，它的普及也未必在于字句之间，终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聊斋工作十年，会留下许多梦，也会留下许多情结。然而一纸调令，去淄博市图书馆走马上任，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想的。但是无论如何，给这位恋书斋主人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让一位爱书人来领导一个图书馆，那才是最明智、最得体的选择。事实证明，雁翔的工作相当有成绩，他去之后，图书馆的环境与人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他还面向基层征集图书馆学的论文，编辑出版了《百家论丛》；刊印了小报《图书馆天地》，以促进馆际的业务交流；建立了群众性的读书组织“风帆读书社”；并结合地方文化研究，设立了“地方文献”、“齐文化”、“聊斋学”等专藏，还为港人石景宜先生的捐赠，辟设了“景宜书苑”等等，做这许多事，需要有一点胆略、一点远见，也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他付出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然而一有空闲，他就埋头去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事业。他在当地晚报上写了一个《名人与图书馆》的专栏，已结集刊印，名之《不解之缘》。如今，他的论文集也即将出版，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思考、他的研究，可以看到他的图书馆工作的业绩，也可以看到他为未来勾画的美好蓝图。他为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托起智慧的太阳》，是啊，谁不爱太阳下的这道风景。

记得我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结识了某大学图书馆的一位版本目录学家，他不顾当时忌讳，偷偷将“禁书”借给我读，那是灰暗年代里充满绚丽色彩的生活。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已

步入夕阳余辉的岁月，但我们这对忘年交还时常见面，谈谈版本，说说藏家，让我懂得许多做人与做学问的道理。我想，这是一种书缘。读大学时，我也常常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拈一个题目，看无数的书，看得累了，走到草坪上，望望蓝天白云，看看绿树红花，总会感到从心底舒展开来的畅快。十多年过去了，大学四年间的人与事，遗忘了很多，但那些图书管理员的声音笑貌，却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大概也是一种书缘。如今，我自己有了两间屋的书，但还经常去图书馆，请工作人员从书库里找出书来，他们用抹布轻轻擦去书面上的灰尘，放在阅览室那张我读书的长桌上，哪天看好，哪天取走，然后再拿起我的书单，去找我要的书，从没有半句怨言，我常常为此感动。我想说，这便是太阳下明媚灿烂的风景，谁能领略到这道风景，是有福的。

因此，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常客，我理解雁翔的事业，也崇敬这种为人们带来光明、为人们滋润心灵的工作，正像宁波天一阁里一副楹联写的那样：“良书播惠九州，好事流传千古。”做这件工作的人，将会被许多人所记住。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于苏州

恋书斋随笔

(代序)

霜中能作花，露中能结果。

人活着不易，若能作花、结果就更不易。世间哪朵花不需汗水，哪粒子不付出心血，何况要在天之阴晴，月之圆缺的风风雨雨中去浇灌呢？“霜飘知柳脆，雪冒觉松贞。”长夜涵辛苦，几行泪壮行。抱书有温心自热，默默熬尽云遮星。扶着书的“栏杆”跋涉，枕着书的梦境；举着书燃烧的火炬，踏着书的阶梯学步，始终走出了一个个误区，走出了个艳阳天，从雁南飞到春来归，难道这就是恋书斋的变迁吗？

“一时劝人以言，百世劝人以书”，面对着朋友，面对着事业，面对着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该说什么呢？是书，我总是说书。对父母说书，对孩子说书，对领导说书，对同志说书，对亲朋好友说书，对谁也说书。于是为书奔波，为书操劳，为书喜，为书忧，连作梦也是书，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书，难道这是书缘，今生再也走不出书的王国。如此说来，不是成了“书迷”、“书痴”了吗？不，说实话，还不够格，自己深感没有升华超脱到那个境界，因为时常还能感到来自书外的烦恼和世俗之风的干扰，自己正在净化自己的思想，珍惜这份莫明其妙的书缘，只是在恋，正在苦恋、热恋，也许这就是恋书斋的来历。

恋书并非为书中的黄金屋，恋书并非为书中的颜如玉。恋书是为了耕耘书海的浪花；恋书是为了开发书山的能量；恋书是为更多的人恋书；恋书是为让书凝聚成人类那颗放射着知识光芒的太阳。于是购书、征集书、管理书、研究书、传播书，为此忙忙碌碌着春夏秋冬。

《托起智慧的太阳》正是在忙忙碌碌的春花秋实里孕育的难产的婴儿，尽管有“小人权花心，朝在夕不存”的碎雨，尽管有恶草败兰的冷风，但更多的是遮雨的伞，挡风的林，还有许许多多的护士、助产士，穿着洁白衣裙的天使，挥洒着滴滴甘露，洋溢着阵阵春风，使恋书斋终传出了新生儿那哇哇落地、阵阵呼唤之声。一部新的习作又问世了，此时，正是世纪之交的午夜，月牙勾着过去的思念，群星眨着眼在问询着新世纪的黎明……

经过阵痛的我，稍感欣慰，将一个并不丰满的婴儿抱了出来。当万分感谢任宝祯先生和王稼句先生对还在襁褓的婴儿倍加呵护，教他学步，并牵手送她走向生命的旅程。

推开窗户，望着外面的世界。展展双臂，扩扩心胸，尽情的将新鲜的空气吸足，又慢慢地、轻轻地续续呼出，惬意极了。夜空是那样的美，星是那样的神秘，月是那样的温柔，夜风抚摸着，又是那样的亲昵。当一颗流星划过后，回转身来，桌上的台灯正在笑迷迷地望着我，噢，我的伙伴，我怎么能冷落了你呢？于是我又拿起了书与她一起阅读，铺下了方田又与她一齐耕耘起来……

周雁翔

1996年秋夜于恋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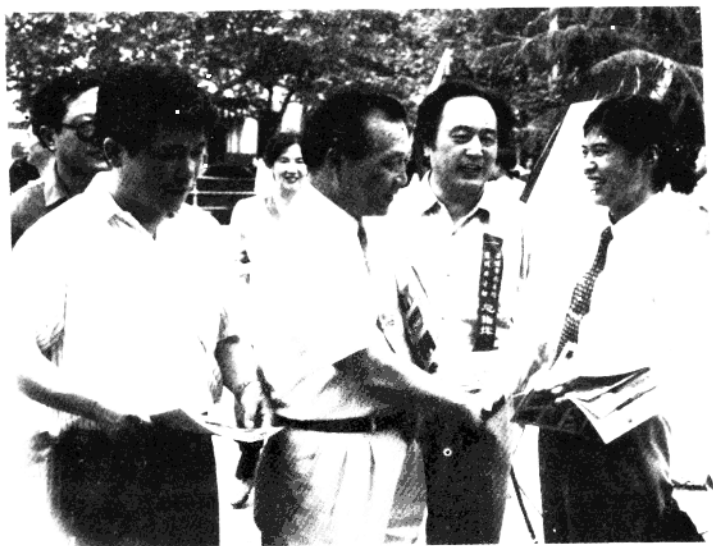


作者近照

周雁翔，笔名晓月、万仞，诗人，作家，从事聊斋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研究多年，副研究馆员。1948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曾任蒲松龄纪念馆馆长兼蒲松龄研究所所长和《蒲松龄研究》季刊责任编辑，淄川区文联副主席，现任淄博市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淄博市七届政协委员，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博物馆学会、图书馆学会会员、蒲松龄研究会副会长，淄博市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戏剧家协会会员。著有词集《飞鸿之声》、诗集《雁翔诗选》，盒式录音磁带《情溢聊斋，春漫淄博》周雁翔作品专集，散文集《不解之缘》，论文集《蒲松龄纪念馆》，创作了电视音乐片《磨难曲》、《金色梦乡》、《火中的凤凰》、《托起这轮智慧的太阳》、《绿满矿山》、《仙乡情》、《歌唱孔繁森》等。主编了《全译白话〈聊斋志异〉》、《聊斋题咏》、《蒲松龄故事大全》、《百家论丛》、《中华学者论丛》、《淄博十人散文选》，编导了电视单本剧《人鬼》、《此剧的困惑》、《灯铜压在刀刃上》，是大型电视连续剧《蒲松龄》的编剧之一。三十年来在国内报纸发表了诗词五百余首，论文五十余篇，应邀创作了大量村歌、厂歌、电视剧插曲，作品被收入多部文集。词作《火的盛会》选定为淄博国际陶瓷琉璃艺术节节歌，山东省音协、齐鲁音像出版社、淄博市委宣传部、淄博市民联、淄博市作协、音协先后两次召开了“周雁翔作品讨论会”。现已发表各类作品总计二百余万字，50余次获奖。词集《飞鸿之声》获淄博优秀文艺成果奖，论文《蒲松龄与聊斋俚曲》获首届“俚曲”研讨会一等奖，主编的《蒲松龄故事大会》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音乐片《磨难曲》获省电视艺术片一等奖。其摄影作品《韵》荣获1994年全国图书馆系统首届书画摄影展一等奖，论文《树立图书馆的新形象》获96全国一等奖，《功在千秋迫在眉睫》获全国优秀论文奖。1995年被聘为《中国辞书大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旅游局授予先进个人，淄博市委、市政府多次表彰并荣记一等功，1996年荣获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图书馆先进工作者称号。

书馆司杜克司长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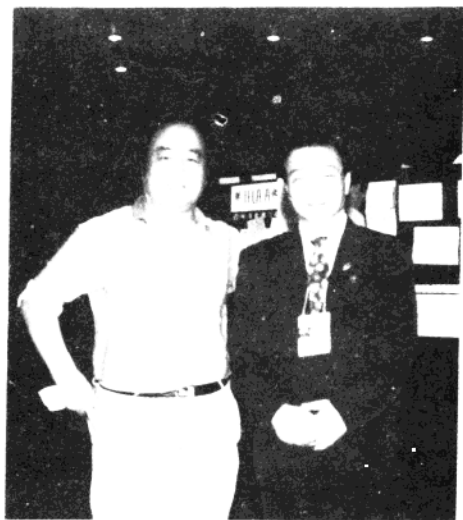
1995 年夏作者在佛山与文化部



1996 年 6 月作者(右二)与杜克司长(左二)、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岳长志(左一)在淄博市 96 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一条街活动现场与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交谈。

合影

1996年8月作者在IELA大会期间与杜克司长



1996年8月作者在参加IELA62届大会期间与国际图联主席罗伯特·韦奇沃斯合影。(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1996年8月作者在北京参加IFLA62届大会期间与国际图联秘书长利奥·福赫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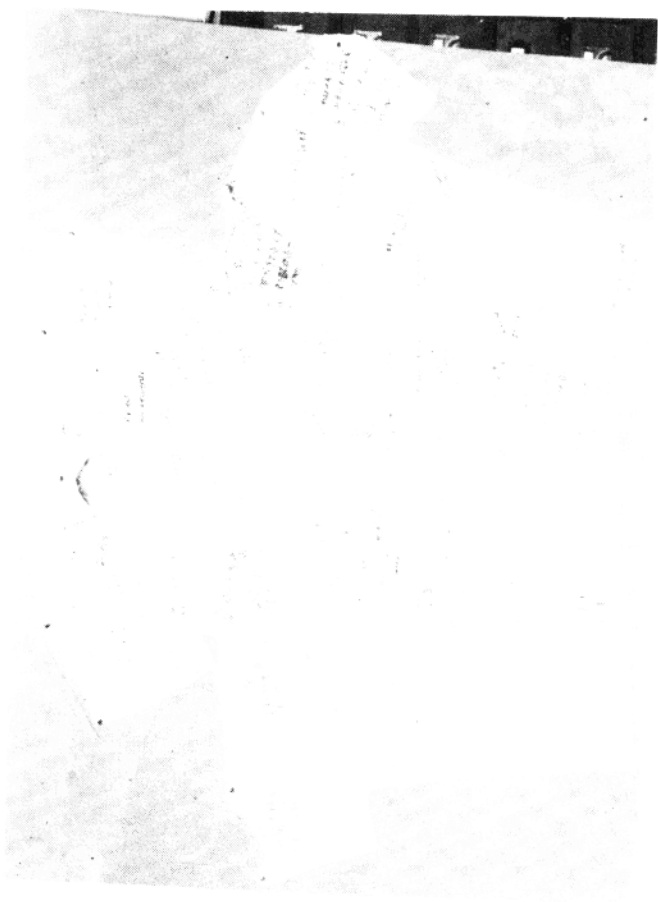
1996年10月作者与香港汉荣书局、全国政协委员石景宜先生合影于恋书斋。



1995 年夏作者在桂林



参加(IFLA)国际图联 62 届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合影。自左向右
周雁翔、张齐增、张玉柱、孙永猛、栗祥忠、肖军、华山青、张洁如、王金
生、张兆海、苏洪泰、祝光耀



国际图联北京第62届大会与会代表在我馆文化衫上题字留念。